



LIEFANGJUN
WENYI CHUBANSHE

红墙里的 瞬间

顾保孜 著



纪实文学精选

红墙里的瞬间

顾保孜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墙里的瞬间/顾保孜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.2
(纪实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7-5033-0604-1

I.红… II.顾… III.①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②无产阶级-革命领袖-生平事迹-中国 IV.I2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2年5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版 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

字数:210千字 印数:1-7500

定价:12元(膜)

引 子

第一次见到杜山先生是在1981年。他刚从4年的“审查”中解放出来，闲居在家等待新的工作岗位。这可是他记者生涯里少有的闲居。

走进他的居室，我的视线立即被室内两堵奇特的“墙”吸引了，沿窗的长桌上并排垒着整条的前门香烟和几十本照片集，平平整整摞叠至屋顶。他见我惊奇，淡然一笑，诙谐地说：“这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。一个支着现在，另一个支撑着过去。”他扬了扬手里的香烟，“这个能静心平气。”望了一眼墙上的领袖照片，“这些则回味无穷！”

他从1960年进中南海直至1976年几位伟人去世，在红墙里从事政坛摄影整整17个年头。先后担任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，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，其中许多精彩镜头成为不朽的历史画面。特别是1970年又负责毛泽东的外事摄影，他的食指弹出的瞬间比任何时候都珍贵，都更赋有深刻意义。

相隔十年，我又一次见到他时，他竟然又闲居在家，而且是永远的闲居！

十年前的两大精神支柱仍在他的居室里“支撑”着，不

过“前门”香烟变成了“中南海”香烟，照片集变成了已经出版的《人民的总理》大型画册和正准备出版由胡耀邦题写书名的《作品选》。

此时他已经年过花甲。但他却用非常年轻的声调告诉来人：“我今年 46 岁。”

别人紧盯着他那如霜白发纳闷时，他才不紧不慢地提醒一句：“台湾的念法，自右向左嘛。”

他没有变，依然如十年前那样魁梧健壮。可是我有时觉得他沉默的眼神里隐藏着闪光的火焰，不动声色的平静里埋藏了波澜起伏的人生镜头。

“为什么不将你过去的岁月写出来呢？”我相信有多么精彩的照片就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。

他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我的笔头不如我的镜头，宁愿提几斤重的照相机也不愿扒拉几两重的笔杆子。”

我想写他和他镜头里的风云世界。

他却用摄影职业的敏锐目光打量我，也摇摇头，可能不太相信我的年纪能跨越与他形成的鲜明代沟，投入早已逝去的年代里，写出红墙里他们一代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的生活！

最后他答应让我试试，将保护完好的历史画面和沉积在记忆里的故事，奉献给热爱、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们。

老摄影师的故事源源不断流过我的笔端……

为了使故事真实、亲切，我采用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自述手法将人们带进神秘的红墙里，带进“我”的镜头里，与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同甘共苦，同喜共哀！

(1)1960年元月,我正式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。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,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。

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。风很硬,像刀在脸上刮,连胡茬根都在颤抖。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,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抢拍火热沸腾的场景。幸好那时人年轻,耐寒,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,干得挺欢,照片发稿也多。

1960年元月,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,派我去中南海,跟随周恩来总理,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。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、孟庆彪、张彬,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、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。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。那年,我刚满33岁,已拍了16年的照片。

我走进了人们向往、世界注目的中南海。

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快门、调调焦距的摄影师,这点我很清楚。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,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。

目 次

引 子.....	(1)
----------	-----

1. 1960年元月,我正式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 记者。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 感染力的笑声,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。	(3)
--	-----

2. 1960年4月,我们在缅甸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、 别开生面的泼水节。周恩来、陈毅等领导人穿上 “裙子”,沿街泼洒祝福之水,和缅甸人民分享这 无比欢乐的时光。	(10)
--	------

3. 友好访问团即将飞往柬埔寨。突然传来不幸的 消息,柬埔寨国王病逝。周总理当机立断,为代 表团成员每人做两套丧服,友好访问变成了吊 唁。当白色素裹的队伍走下飞机时,年轻的西哈 努克王子悲喜交集.....	(16)
---	------

4. 1963 年冬季,周恩来由陈毅陪同,率中国友好访问团作为期三个月的访问,传播友谊的足音响彻亚非欧 14 国。次年春,中国访问团才回到北京。这是新中国政府首脑出访历时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外交活动。
..... (20)

5. 1966 年 4 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,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。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。专机载着刘少奇和陈毅直飞杭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开始。
..... (38)

6. 1966 年 7 月我随周恩来出访欧洲。凯旋而归的双足刚踏上北京机场,“史无前例”的巴掌将我推进了“特务、间谍”的行列。离开周恩来,离开中南海。开始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充满难堪和屈辱的生活。
..... (48)

7. 1969 年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。刚刚离去,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。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。邓大姐情深意长对我说:“你是我们‘文革’以来,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。”
..... (54)

8. 1970 年元月，我又担任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。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，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。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我们交谈，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……
..... (62)
9. 林彪折戟沉沙。毛泽东遭受巨大精神打击，突然病倒。林彪最后几个月里撕去“无限忠于”的面纱，表露了和毛泽东水火不容、势不两立的神情。
..... (69)
10. 1972 年初，最寒冷的日子，陈毅永远闭上了难以瞑目的眼睛。我愧对老师，临终前竟未将他小小的“奢望”变成现实。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亲临追悼会……
..... (91)
11. 1972 年 2 月，尼克松访华，结束了中美几十年的相互敌视的历史。周恩来选用了一张能反映他“不卑不亢”态度的照片，姚文元不甚理解。
..... (108)
12. 1972 年 7 月，周恩来提议成立了“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”，我任组长。第一次活动就出师不利，受到总理的严厉批评。他语重心长对我说：

“五觉”等于实觉,摄影记者要有敏锐的感觉。

..... (116)

13. 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,将彩色胶卷送往香港冲洗,这一细节被周恩来知道,决心建立中国第一流的图片冲洗基地,改变摄影冲洗的落后状况。

..... (126)

14. 毛泽东走进垂暮岁月,他苍老多病的形象被红墙阻隔了。他仍神采奕奕站在亿万人民心中,而我们却站在一位食五谷度岁月的老人身旁。令人焦虑的镜头无法再现完美无缺的形象,我们倍受责难和委屈。

..... (130)

15. 1973年春,周恩来指示我们拍摄毛泽东必须限制在三分钟以内。为了主席的眼睛,我们别无选择。

..... (134)

16. 1973年,江青提议在毛泽东书房安装摄影固定灯,解决了摄影灯刺眼的问题。我们第一次使用固定灯,就开错了两组灯。姚文元叫我写检查。

..... (140)

17. 周恩来担心摄影灯里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含量对

人体有害,责令我们提供有关数据,同时限制使用摄影灯。并批评我是“三十无害论者”。直到毛泽东书房里重新安上无害光线固定灯,历时半年的“有害光”风波才终告结束。

..... (150)

18. 1964年第一次和江青讲话,她并不骄横,显得文雅朴素。10年后,江青已失去风雅。兴致大发叫我们拍摄《颐和园》,拍后又轻而易举一笔勾销。一场辛苦几乎付之东流。直到1977年才和观众见面。

..... (158)

19. 1974年初,西沙群岛打了一仗,同时也崛起了一名摄影家。引起江青极大的兴趣,倾注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和热忱。

..... (171)

20. 1974年5月中旬,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毛泽东的书房里,在场的人都为之欣然。邓小平沉稳地坐在周恩来的位置上。这之后,周恩来因病再也没有坐到原来的座位上。

..... (182)

21. 1974年5月30日,毛泽东周恩来面对摄影镜头最后一次握手道别。忧伤深邃的瞬间永远定格在

历史的框架里。6月1日周恩来住进305医院，有生之年再没有回到西花厅。

..... (187)

22. 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”，1974年下半年，江青焕发了从未有过的“青春活力”。我们的拍摄境地更加艰难，处处受到她的指责。

..... (191)

23. 1974年10月底。江青心血来潮放大她的摄影作品，想取而代之钓鱼台18号楼的国画。毛泽东加以制止。江青一腔恼火变成一把大火，烧毁自己的摄影作品。

..... (195)

24. 江青抛出臭名昭著的“黑诗”，又怕野心太露，几经反复，终于没有发出。她不停地变换自己的笔名，要画刊每期留版面，遭拒绝后，气急败坏收回所有照片。

..... (200)

25. 毛泽东在南方长达8个月，外宾南下寻觅拜会毛泽东，他潇洒瞬间犹如闪电。之后他拒绝我们拍摄合影，不许走进他的书房。我们便“悄悄地干活”，为毛泽东留下了传神的最后瞬间。

..... (210)

26. 1974年6月1日,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,开始了他生命里最后一年多的总理生涯。他向我最后诀别,说:好了就好了,好不了就了啦。也和医护、工作人员最后合影留念,说: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“××”。
..... (218)
27. 1975年9月7日上午,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生涯随着照相机的“喀嚓”声而永远地结束了。
..... (228)
28. 1975年9月,江青在大寨尽表演之“才华”。浓郁淳朴乡野气息的大寨在她眼里——绝了!而江青在我们眼里——疯了!
..... (232)
29. 江青从大寨返回北京,想办个人影展的愿望又一次被毛泽东拒绝。社会上对她传言颇多。江青情绪一落千丈,四面楚歌。她恶毒地给我安了两条罪名。主席保我一驾才免遭江青的陷害。
..... (246)
30. 晚年的毛泽东爱看年轻时的照片。他思绪万千,在反映他波澜壮阔一生的摄影照片审阅单上,重重地划了个句号。

..... (253)

31. 周恩来去世后,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追悼。在百般刁难中我们决不放弃那份属于我们的权利。一定要拍一张江青低头的镜头;坚持发四版总理的照片;叫记者偷拍天安门广场;针锋相对回驳“四不要”……

..... (258)

32. 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主席逝世,举国哀悼。我拍了毛泽东的遗容。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也拉开了序幕……

..... (272)

33. 毛泽东治丧期间,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,而且特别注意维护江青的形象。千方百计在新闻照片上作文章。追悼会上“五人照片”使我坠入历史的困惑之中。

..... (281)

34. 毛泽东追悼会后,王洪文突然频频找我,先是叫我拍摄毛泽东遗体的资料照片,后又一反常态急切要拍标准照,并阴阳怪气地说:“留着开追悼会用。”

..... (287)

35. 10月4日,张春桥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。
10月6日,江青摘下了最后的苹果。当夜,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。
..... (294)

36. 1989年4月6日,我为胡耀邦拍摄的照片,成了
他的最后瞬间。他为我题写的影集书名也成为
他的绝笔。初次相见竟是永诀。
..... (303)

后 记 (309)

引 子

第一次见到杜山先生是在1981年。他刚从4年的“审查”中解放出来，闲居在家等待新的工作岗位。这可是他记者生涯里少有的闲居。

走进他的居室，我的视线立即被室内两堵奇特的“墙”吸引了，沿窗的长桌上并排垒着整条的前门香烟和几十本照片集，平平整整摞叠至屋顶。他见我惊奇，淡然一笑，诙谐地说：“这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。一个支着现在，另一个支撑着过去。”他扬了扬手里的香烟，“这个能静心平气。”望了一眼墙上的领袖照片，“这些则回味无穷！”

他从1960年进中南海直至1976年几位伟人去世，在红墙里从事政坛摄影整整17个年头。先后担任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，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，其中许多精彩镜头成为不朽的历史画面。特别是1970年又负责毛泽东的外事摄影，他的食指弹出的瞬间比任何时候都珍贵，都更赋有深刻意义。

相隔十年，我又一次见到他时，他竟然又闲居在家，而且是永远的闲居！

十年前的两大精神支柱仍在他的居室里“支撑”着，不

过“前门”香烟变成了“中南海”香烟，照片集变成了已经出版的《人民的总理》大型画册和正准备出版由胡耀邦题写书名的《作品选》。

此时他已经年过花甲。但他却用非常年轻的声调告诉来人：“我今年 46 岁。”

别人紧盯着他那如霜白发纳闷时，他才不紧不慢地提醒一句：“台湾的念法，自右向左嘛。”

他没有变，依然如十年前那样魁梧健壮。可是我有时觉得他沉默的眼神里隐藏着闪光的火焰，不动声色的平静里埋藏了波澜起伏的人生镜头。

“为什么不将你过去的岁月写出来呢？”我相信有多么精彩的照片就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。

他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我的笔头不如我的镜头，宁愿提几斤重的照相机也不愿扒拉几两重的笔杆子。”

我想写他和他镜头里的风云世界。

他却用摄影职业的敏锐目光打量我，也摇摇头，可能不太相信我的年纪能跨越与他形成的鲜明代沟，投入早已逝去的年代里，写出红墙里他们一代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的生活！

最后他答应让我试试，将保护完好的历史画面和沉积在记忆里的故事，奉献给热爱、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们。

老摄影师的故事源源不断流过我的笔端……

为了使故事真实、亲切，我采用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自述手法将人们带进神秘的红墙里，带进“我”的镜头里，与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同甘共苦，同喜共哀！